

邑感敝言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錄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即大農之職也敝之於邑可謂知當務之為急而且不失人亦不大言矣錄之須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

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須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主簿寶徙入舍於寵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諛身認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為寶經明質直

宜備近臣遂為議郎遷諫大夫

錄曰時寶尚為吏而終身之智端肇於此矣何也夫豺狼尚矣而城狐之戒不可忽也謂不疏杜黎霍採矣而猛獸之寃不可沒也謂寸書救鄭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

孫豈非明智之士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十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十三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智

朋友之智

路八

後漢書鍾皓以篤行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路八

德可師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對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兄子瑾亦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遺不廢邦無遺免於刑戮遂以膺妹妻之皓常語瑾以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為貴後終於家諸儒為之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

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錄曰愚勸膺祖之言似與膺大不相若何也漢自中世以下闕豎擅恣故俗遂以危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然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是以聖人遠民理性裁抑

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若林慮者智能自全道無絕物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真可謂自拔於流俗者矣錄之徐穉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然為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太守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延熹二年上書桓

帝為穉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不至又常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徒步到於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皆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使茅容輕騎驕之及於塗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惶寧處乎錄曰遜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釋之者云肥者寬裕自得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

所係滯乃為善也上九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何往而不利哉斯言為穉設也彼諸人者既知玩世簡傲不就徵辟乃不能飄然遠引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自取黨禍甘心戮辱則所謂

係遯有疾厲者也曾是而得為智乎

郭太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與相交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勸之

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中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為人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嚴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

錄曰范曄論曰在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王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羣成名雖

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錄曰愚觀孟敏蓋質美未學者也由質美

故無牽滯之悔而遇事能決由未學故有不虞之失而意見殊分勸令就學則彬彬矣此君子成人之美而誘掖獎勸之不可無也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蔡邕自擬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郭林宗見而奇之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

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庸人家貧傭為漆工居二年果罹黨錮或死

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與荀爽橋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共公車徵蟠獨不赴人咸勸之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及大駕西遷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唯蟠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

于家

落

四

錄曰史稱申屠蟠見幾豈惟幾於其見道也審矣夫以非許朝政而致公卿之折節以污穢朝廷而成一己之高尚此何等事哉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

○ 棄之中而莫之知正此謂也以蟠之稟氣玄妙性敏心通故能始則確然死於疑論繼則悠然成其遠圖正易所謂嘉遯貞吉者也終全高志不亦宜乎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自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與從兄靖俱有高明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路八

五

錄曰愚觀許劭月旦之評與季野春秋之鑒何其不相及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聖人之酬世御物蓋如此彼既以太丘為難周仲舉為少通裁量審矣而何已之不暇顧也以操之狡猾多智尚未逢

○ 時及其末也一鷄肋而不相容其能免禍幸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晉書皇甫謐沈靜寡慾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經樂聖真之論或勸以脩名廣交謐謂人非聖

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安貧躬稼亦可以樂身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

○ 哉夫一人死而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

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自稱草莽臣就弟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 錄曰折我玄晏子乎蓋不唯得以行乎貧賤且能周於疾疾免於亂世其學起於清虛志存於禮法既非流俗可方而視富貴如浮雲亦非若人可比玄守之論達於死生有足觀者錄之

路八

六

○ 韋忠慷慨好學閉門脩己不交當世裴頠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故簞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獄

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張翰有清才善屬文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舡中彈琴翰初不相識就循言譚大相欽悅且問知其入洛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罔辟為東曹掾

罔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

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人謂之見幾

錄曰韋子節之辭張茂先也見幾於未動之先所謂果行育德者也是故山下之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若山之未雲水之未

波不可及也張季鷹之辭顧彥先也懼禍於既見之後所謂陰德避難者也是故天地不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水之沉溺火之焚灼不可緩也孟子不云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豈非明哲

之士歟

顏含裁智為眾所推與鄧攸深交嘗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太常馮懷以王導時為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降禮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

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雅德乎其邪重行實抑絕浮偽類如此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甚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

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眾咸服焉鄧璞遇含欲為之筮辭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常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後年老遜

位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床帳被褥大官致膳悉固辭一無所受

錄曰愚觀世之虛望隆而實德病與夫諂諛集而降禮尊者豈獨一馬祖思哉故如舍者勤兄於既沒之餘未足為的而議導

於方柄之日確然可據含乎吾知免矣非所稱豪傑乎哉

唐書婁師德嘗薦狄仁傑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因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聞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之知卿乃帥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又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智之

錄曰仁傑能知五王而不能知一師德何也易稱或默或語而又曰二人同心夫妻狄乃心王室本無異也然而一則好面折廷爭知無不言一則以理而不撓始終自負其語默各有異也以外之不同若相矛盾而中之所存實同金石此仁傑之於師

德始雖汎而終乃服也亦何害其為同哉裴行儉有知人之何前進士王勣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托是時其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瑤賈王皆以文

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溺南海照鄰赴穎水賓王反誅烟終盈川令勵味道皆典選悉如行儉之言

錄曰孔子以瑚璉許子貢若所謂器識是已文王以楫楨譽鬯士若所謂才藝是已然必金玉其相而後追琢其章若彼瓦缶雖有絢然之飾豈廟堂之器哉以賈誼之雋類君子猶病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况四傑乎故君子益自貴重無徒斐然成章而已也

宋史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一旦來謁關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尔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詠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

詠卒

錄曰此與元伯巨知相似乃誠之相感無乎不至故心之相照無乎或違雖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矧如霖之靜處三十年乎其不為物誘而能脫屣富貴又

可見矣

畢仲游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最深時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顧惜乎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官職非御史危身觸忌以游其間殆猶轉石而揀溺也

錄曰史傳巢谷與三蘇同鄉素與之遊甫昆弟同朝顯貴未嘗一來會及相繼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自眉山獨步訪兩蘇於是相驚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愚竊謂古之人所以異於今者善善為

重而責善之道明哲為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資其直諫之益未必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儋耳之跡不見於史冊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輒誇卓行之尤異此錄舍元脩而叙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邵伯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與司馬光二程諸名公交以是入聞父教出事諸公所聞日博而尤熟當口之務神宗崩哲宗立蔡確方在相位刑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時光已卒子康當詣闕恕召詣河陽伯溫謂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又出光門下遂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以為

他日全身保家計既而梁燕以諫議召怒亦
要至河陽連日夜論確且以康書為證燕不
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燕與劉安世共
請誅確且論恕罪朝廷命康分折康始悔之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太防謂康素以

伯溫可托請以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
至誨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
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
為相惇常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
當赴吏部銓程頤謂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

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
官而後見宰相惇遂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
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
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
仇怨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

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
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適元祐諸賢
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
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為之恐不顧也初雍嘗
曰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載家

使蜀故免於難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其墓
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
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錄曰愚觀康節不但知興衰於既往實能
驗理亂於將來其子伯溫不但無忝於其

路八

十一

父實欲兼善於其友自今觀之元祐重臣
胼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第閨門
遇害保家者何人也動而有悔而名亦墮
出而殉人而已先喪陷仇怨則人情可惜
甘泐認則物理全乖盍若奮身於治朝免

禍於亂世耶進於聖門可謂先覺是賢智
者不惑不得以氣數之學者累之也

近思錄張橫渠問於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

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
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
外為二本則又焉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
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得見滅於束而生
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
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太率患

路八

十一

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
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與其
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

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
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
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
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
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
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錄曰愚觀定性一書乃知先生深造獨得

而非諸子之所能及也夫以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則無將迎無內外合動靜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至妙者莫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反覆辨証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老者莫如其情

故又以喜怒哀言若乃直指所由進之路則自忘怨觀理始也一篇之中大要在於明覺自然大戒在於自私用智與顏子之明睿所照曾子之定靜安慮子思之誠明謂性孟子之以利為本周子之明通公薄無乎不盡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著述而後為成書也哉

陸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志寢室及總角與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性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

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進士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

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間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嘗與朱熹會於鷺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聽之有泣下者錄曰愚觀朱陸之學所以異者良由資稟之不同也九淵自三四歲時已窮究天地

之所際則其長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則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學然則二夫子之所長各有所究本不相悖不相害也譬之聖門曾子之才魯子貢之質敏然同歸于一貫者有夫子

為之點化也時聖人不作諸子各立門牆而無統會依歸之所是以紛紛異同矧及門者從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子思傳于仲尼未嘗偏廢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為公智慮其不切於己也不必異

已學慮其無補於人也不必為人使當時莫得而議後世無得而非茲非所謂大同者哉愚恐後之議者愈繁愈遠斯錄所以弘道故不可不著水東日記明吳思庵先生訥常言世俗淺學

談及後進輒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蓋言其破碎摘裂祇如往來羣坐偶語無有一高智識關鍵也先生嘗熟世家自少警敏絕人於書無所不讀嘗從其先君子遊宦四方閱歷既廣退而沉潛含養三四十

以其學博而核其氣剛而大其識卓而明所著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有功於儒先其立論於性理之與尤多所闡明

錄曰公盖起於薦舉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當今學士大夫之病視昔張程朱陸

路八

十六

大不侔矣然則學者其可不猛省乎此錄之所以終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弘道錄

信

君臣之信

俠一

漢書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糧常乘勝逐壯諸將莫利先入

俠一

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

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

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錄曰楚懷王豈比於漢更始乎懷王優沛公而否項羽觀其遣將之言庶幾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強暴之辱所謂過激滅頂不

可咎者也更始忌劉縯而并執演觀其愧

作之態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賊劉之辜所謂何校滅耳聽不明者也夫是而有

異也

沛公既定關中乃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法諸吏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五日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

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錄曰西漢二百年之業所以卒定於關中

者約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賈生之論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今觀漢度之論紛紛不一委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張良之智宜乎有見顧亦蹈奉春之緒餘而不切根本之實意殊不知

陝一

二

三章之約賢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瓴之勢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然則金城之固靈化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饒孰愈於靈漿之薄羽雖能違一時之約獨能振百世之罪乎